

鬥陣特攻[®]

一磚一瓦



CHRISTIE GOLDEN 短篇作品

一 磚 一 瓦



故事

CHRISTIE GOLDEN

插畫家

NESSKAIN

修復者辛梅塔造型
以及初始概念美術

ARNOLD TSANG

修復者辛梅塔造型模組

DONALD PHAN

辛梅塔初始模組

RENAUD GALAND

編排與設計

MARK BRYNER

翻譯

暴雪中文文化團隊



一磚一瓦

「應該不會這麼剛好發生地震吧？」桑傑·科帕滿心期待地問道。

莎提雅·法斯瓦尼思考著對方此話的弦外之音，但其實維旭卡企業最傑出的談判專家桑傑說話並沒有拐彎抹角。

「沒有任何的地震活動。」首席地理學家赫莉塔·佩托說道。「正因如此，我們才會在那邊動土。可別說我沒有警告過你們——」

「不會那麼剛好發生地震吧？」

赫莉塔看起來越來越焦躁不安。「不幸的是，這很明顯是因果關係。工程團隊太過躁進、動作過大、時機過早。集中施工所造成的震動，是直接導致此次損害的元兇。長官，大家都很……生氣。」

桑傑嘆了口氣。「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努力，希望能在那邊建立據點。在里約那起事件之後，沒想到這麼快又碰上了麻煩。」

所謂的「我們」指的自然是維旭卡企業。「在那邊」指的是羅沙尼這座城市位於河流另一頭尚未開發的區域，而「麻煩」指的則是莎提雅眼前的這幅景象。

桌子上方飄浮著一個小型的全像投影。影像閃爍不定、來回晃動，那是一個智械石雕，坐在蓮花上方、雙腿交叉、雙手合十放在胸口前方，缺少頭部的下半身旁邊圍繞著許多岩石。

「噢，遠遠不只麻煩那麼簡單。」公關部門的代表塔米爾·查達說道。「整個工程都可能因為這件事情而泡湯。這可不僅僅只是物理損害。桑傑是對的，這整起事件會被視為侮辱和挑釁。如果我們不想出一個萬全的處理方法，就再也不用妄想能在這個區域做開發工程了。」

「幸好，維旭卡企業擁有這個世界上最進步的硬化光粒建築技術。」桑傑說道，並轉過身去面向莎提雅。「莎提雅，妳在蘇拉瓦薩這種小村莊長大。妳一定會

自願幫忙的，對吧？」莎提雅知道對方的這個問題是反詰語氣。「如果不趕快派妳過去處理——」

「立刻馬上。」塔米爾打岔道。「昨天就該做的事了。」

「機會失不再來。我們必須向蘇拉瓦薩的民眾展現誠意，讓對方知道我們對於不小心毀損尊貴的雕像這件事感到很過意不去。」

莎提雅心想，我們根本一點也沒有感到過意不去，但她並沒有把這句話說出口。她已經習慣維旭卡企業的這種做事風格了。

「我們現在就送妳過去。」桑傑說道。「去幫忙看看他們究竟想要怎樣。看是要幫忙蓋靈修中心、賠償修理費用，還是直接幫他們重建寺廟。不管要付出多少代價都沒關係，反正跟開發權比起來都只是九牛一毛。」

莎提雅還年輕的時候，並沒有真正領悟到「九牛一毛」和「妄想做開發工程」等詞彙的含意。根本沒有牛，也沒有毛，更沒有什麼痴心妄想。但她現在已經學會了如何……那句成語怎麼說來著？「入境隨俗」。

「那個石雕刻劃的對象是誰？」莎提雅問道，並再次看向全像投影、看向毀損的脖頸和被斷掉的頭。她把頭撇開，不忍卒睹這個混亂的場面。

「呃……」桑傑看向塔米爾。

「奧蘿拉。」塔米爾翻閱手上的筆記並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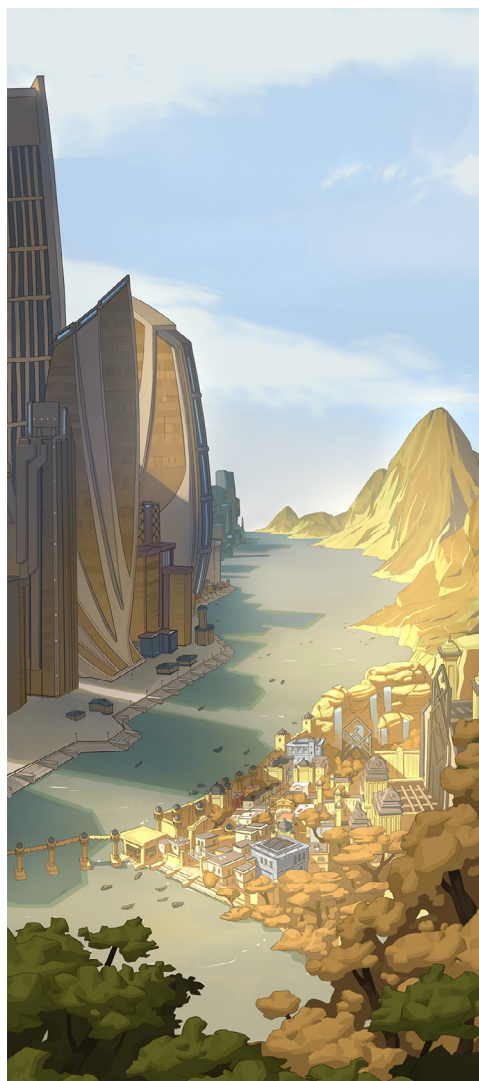
奧蘿拉，也就是第一個有意識的智械，她犧牲了自己，並把意識傳遞給了其他所有的智械。「她不僅僅是個名氣響亮的智械。」莎提雅說道。「對方要的肯定不是錢。我們必須提供更有力的籌碼。」

「莎提雅，妳的任務就是找出這個籌碼，並讓對方滿意。」桑傑說道。他對她露出溫暖的笑容，笑咪咪的眼睛看起來相當和藹。「我知道妳一定辦得到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辦到好。」



「我們不想要跟維旭卡企業有任何瓜葛。」蘇拉瓦薩當地政府的村長薩潘奇·拉內什·格雷瓦爾說道。「你們已經造成夠多的麻煩了。」

莎提雅的任務不知為何提前曝了光，格雷瓦爾和不滿的民眾早早就聚集起來等待她的到來。漆著珊瑚圖案的石牆在其他區域投射出陰影，但是村民們和這位不速之客則是選擇站在寺廟門口外面地勢較低的棋盤狀庭院。此處的陽光兇猛無情，寺



廟的金色穹頂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讓人無法直視。格雷瓦爾的表情相當不悅，其他人的臉色也好不到哪裡去。後面那頭還站著幾名智械。至少他們沒有對她大吼大叫。

「正是因為發生了令人遺憾的事情，我才來這裡提供援助。」莎提雅說道。

「妳想做什麼？用閃閃發亮的藍色硬化光粒蓋一棟摩天大樓嗎？妳以為我們想要那種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想要什麼。」莎提雅直截了當地說道。

「妳當然不會知道了！」人群之中有人大喊。

「維旭卡企業根本就不在乎！」另一個人吼道。

「我在乎。」莎提雅說道。那個斷頭的破損雕像在她的腦海裡揮之不去。「能不能至少讓我進去寺廟呢？」村長猶豫著，她則繼續補充道：「我還以為這裡是

個來者不拒的地方。」

後面一名身披樸素長袍的智械舉起手臂指向寺廟。莎提雅點頭表示感謝之意，接著便在眾人憤怒目光的注視下，邁開步伐穿越敞開的木門。

寺廟裡面的光線來源只有蠟燭，氣溫明顯低了不少。牆壁並沒有像室外那樣漆上溫暖的珊瑚色澤，而是以魚和老虎的浮雕點綴。有不少地方的石材都因為地震的關係而剝落，牆壁、天花板和岩石都有龜裂的痕跡。

這個空間裡瀰漫著一股淡淡的氣味，彷彿那些岩石能夠吸收味道似的。是梵香。這股氣味使她回想起童稚時期偶爾到訪一片祥和的寺廟的美好回憶。這些回憶彌足珍貴，她已經幾乎快要記不起來了。

「妳確實不曉得我們想要的是什麼。」話語中充滿金屬氣息，對方絕對不是人類。這道聲音有點尖銳，就好像拿指甲刮黑板一樣。但是語調卻讓人感到心靈祥和。走在她身旁的智械，跟剛才允許她進入寺廟的智械是同一人。「如果不先認識對方，是沒辦法知道對方想要什麼的。」

「你是這裡的祭司嗎？」莎提雅提問道。

「我只是朝聖者。我叫做禪亞塔。維旭卡企業願意承擔責任的行為，值得嘉許。但如果善意沒有辦法化作……實質的幫助，那就沒有意義了。」

「我由衷希望能夠幫上忙。」他們繼續往走廊的另一端走去。

「如果妳願意的話，我可以介紹妳認識我們的同胞、信仰和社群。歡迎妳陪我們一起留在這裡。」

「留下來？」莎提雅沒能壓抑住自己的情緒，語氣有點尖酸刻薄。「留在這裡？」窮困潦倒的童年時光有如跑馬燈一般在她面前一晃而過。刺鼻難聞的惡臭、醜陋卑鄙的人性、飢腸轆轆的痛苦、混濁骯髒的水源。

沒有父母在身旁陪伴的那份絕望與無助。「留在寺廟吧。」禪亞塔說道。「加入朝聖者的行列。」

「我並不是朝聖者。」莎提雅回覆道。「我是建築師。」她有任務在身，她必須讓大家都明白這點。

禪亞塔抬起金屬手臂聳聳肩。「朝聖者泛指踏上旅途尋找神聖之所的人們。怎麼稱呼並不是重點。莎提雅·法斯瓦尼，妳願意留下來嗎？」

這份邀請使莎提雅感到焦躁不安。她擁有屬於自己的規律作息，日子過得井然有序且安穩平靜。即便是住在飯店的時候，莎提雅也有自己一個人獨處的時間，並盡可能保持規律的作息。

禪亞塔接著說道：「妳是一位聲名遠播的建築師，能夠根據建築物的功能妥善設計結構。法斯瓦尼女士，就算妳不瞭解這座寺廟的意義也沒有關係。每個人生來都是無知的。」

對方說得很有道理，莎提雅一時之間也不曉得該怎麼辯駁。她知道有關奧蘿拉的事情，但她終究不像智械那樣瞭解她。桑傑提議要幫忙搭建靈修中心或是賠錢了事，但她內心裡隱隱知道這麼做是行不通的。就眼下的情況看來，拒絕這份邀約也同樣行不通。

「我……願意試試看。」她說道。

「每一場冒險的開端，都是願意嘗試的那份心意。」禪亞塔說道。

他們沿著走廊來到了景色宜人的蜿蜒道路。林木提供了涼爽的遮蔭。智械祭司走向他們，對莎提雅有禮貌地點頭致意，並對禪亞塔深深鞠躬。

「泰哈薩，敬和平。」對方說道，並繼續往原本的方向走遠。

莎提雅打量著禪亞塔。「你居然還說自己只是個朝聖者。」她說道。「我看你是這裡的老大吧。」

「沒有人是真正的『老大』。」他回應道，笑聲迴盪在周圍的空氣中。「這個地方並不存在從屬關係。我最近剛剛回來，打算好好沉澱一下，冥想導師『泰哈薩·蒙達塔』的諄諄教誨。但是，遇見妳之後，我發現還有另一項使命在等待著我去完成。」

「我知道蒙達塔。他被殺死了。」莎提雅回憶道。

「是的。」禪亞塔回覆道，對她直率的發言似乎不以為意。

「在那起事件發生之前，我原本還以為智械是不死的。你們是機器人，我還以為只要換掉零件就可以修好了。」

「就理論上來說，是這樣沒錯。但是靈魂這種東西，至今還找不到替代零件，不論是人類的靈魂……還是智械的靈魂都一樣。」

智械有靈魂嗎？這真是個大哉問，莎提雅需要時間好好思考。她回到正題，繼續討論蒙達塔的話題。「他遭到刺殺。」她接續著說道。「我不明白其中原因。他明明沒有煽動暴力。」

「蒙達塔痛恨暴力。包含我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痛下殺機的兇手不希望人類與智械建立友善的溝通橋樑。」

「橋樑……？噢。」莎提雅說道。「我剛才第一時間還以為是在講真的橋樑。」

「我原本也無法理解話語的弦外之音。雖然智械跟人類同樣擁有意識，但我覺得語言這種東西有時真令人感到費解。比方說成語『七手八腳』和俚語『三寸不爛之舌』。人類這種血肉之軀生來就只有四條肢體，要怎麼變成七手八腳呢？人的舌頭真的能有三寸這麼長嗎？為什麼要用『不爛』這個形容詞呢？這些問題在我心中百思不得其解！」

莎提雅笑出聲並坦言道：「老實說，我有時也搞不大懂。」

他把那顆光溜溜、閃亮亮的金屬頭靠向她，故作狡猾的語調輕聲說道：「我也是。」

道路的盡頭是臺階，臺階最頂端的地方則是穹頂狀的大型區域，顯然那就是主聖壇。

小小的池子環繞著坐在雛菊上方的石雕，水面上建有與雕像直接相連的走道。其他的朝聖者全都坐在枕頭上，身體的姿勢跟石雕一模一樣，其中有幾個人類，但大部分都是智械。更準確地來說，他們身體的姿勢跟這個石雕「原本」的姿勢一模一樣。

莎提雅看著眼前殘破不堪的石雕，內心裡感到恐懼不安。維旭卡企業一塵不染的會議室裡面的小型全像投影跟實際的石雕看起來截然不同。她親眼目睹才發現，眼前這尊巨大的雕像著實雄偉壯觀。她看著毀損的手臂和斷掉的頭部。莎提雅這時才明白，維旭卡企業早早就派她前來，根本還沒來得及收拾現場的殘局。

「你們一定很沮喪吧。」她說道。「自己膜拜的神祉被摧殘成這副德行。」

「奧蘿拉並不是神祉。」禪亞塔溫柔地指正對方的錯誤。「她跟我們一樣……只不過，她是先驅者。」

莎提雅試著把注意力放在雕像的臉部，不去理會那些遭到毀損的地方。「你們不會向她祈禱嗎？」

「不會。」禪亞塔回覆道。「我們會反思她的人生……和死亡。我們對她的犧牲與餽贈表達感謝之意。這尊雕像忠實地重現了她的面容。但雕像終究無法重現她的精神。奧蘿拉有著滿滿的好奇心。她想要學習，想要認識這個世界和周遭的人們。」

「她要知道……人類之所以是人類的原因。」莎提雅說道。

禪亞塔點點頭。「她是最先擁有煩擾與憂愁的智械。我們至今也還是偶爾會身陷思緒的泥淖。所有智械都能在她身上看見一小部分的自我。」

莎提雅心想，*我也是如此*，但她並沒有把這件事說出來。身為第一個智械的感覺是什麼樣的呢？突然擁有自我意識的那種感覺是什麼樣的呢？探索這個世界的一切……的那種感覺？



「沒有先例可以依循、沒有前輩可以指導，想必是很艱困的經歷吧。她的思考方式還有你的思考方式，跟人類的思考方式一定大不相同。」

「人們不需要理解對方的思考模式，也能夠給予尊重和友愛。」禪亞塔指出。
「也能夠與彼此友好。奧蘿拉起初來到寺廟的時候，並沒有因為自己的身分而遭到排斥；她獲得了接納與包容。」

「但是……她並沒有留下。」

「確實如此。」迴盪在空氣中的金屬聲音散發出悠悠的哀傷感，沮喪的禪亞塔微微低著頭。「奧蘿拉有著另一份使命、另一場旅途，許多後輩也都踏上了一樣的道路。妳知道嗎？因為她的關係，這座寺廟成為了朝聖之旅的起點。」

「我並不知道。」

「奧蘿拉遊歷世界各地、結識許多朋友，見聞也隨之增長。她的旅途最終帶她來到了尼泊爾，她的靈魂則昇華到了無私無我的境界；她為了渺茫的機會甘願犧牲自我，只求其他的智械也能體會到擁有意識的感受。」

「等等……她並不確定自己的犧牲會有回報？」莎提雅感到驚訝不已。為了他人而犧牲自我，向來是高貴情操的表現。奧蘿拉並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成功，她明明知道自己會因此失去性命，卻還是執意要選擇這樣的道路，如此偉大的精神；她大概是莎提雅這輩子聽說過最勇敢的英雄人物了。

禪亞塔搖搖頭。「沒有人能夠確定。她有可能會在嘗試的過程中喪命……如果是這樣，智械將再也沒有獲得意識的可能。在知道這樣的歷史背景之後，妳或許更能夠理解我們為什麼會如此生氣；妳們公司的工程開發作業摧毀了她的雕像。」

「維旭卡企業希望能夠替所有人開創更美好的未來。」她幾乎是反射性地在第一時間說出這句話。「我參與過許多建築企劃，透過建造房屋、乾淨水源和醫療診所的方式，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品質。」還有奢華的靈修中心。專門給富人享受的酒吧。還有價格跟海拔高度同樣突破天際的高樓大廈……

「我相信妳說的話。」禪亞塔回覆道。「但是幫助他人這種事情，可以透過許多不同的形式來達成。」

「我們真心希望能夠好好彌補你們。」保險起見，她按照桑傑的提議行動。

「我們或許能幫忙蓋一座靈修中心。或是把寺廟整個重建一遍。」

「這個地方來者不拒。」禪亞塔說道，但他並沒有看著她，而是把視線放在被毀的雕像上。「但是，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已經看過太多擁有靈魂的美麗事物從神聖之地淪為庸俗的觀光景點。註定要來到此處的人，終有一天會抵達。在探索生命的過程中，命運自然會為他們鋪墊出前進的道路。至於新寺廟嘛……這座寺廟還算堪用。莎提雅啊，雖然新的寺廟充滿活力，但古老的建築卻也充滿力量，即便結構脆弱也無妨。當我們陷入冥想狀態的時候，彷彿能從石牆中聽見過去數千年乃至數萬年以來的各種低語聲。

品聞梵香，感受眾人友善的情緒。

柔和的鐘聲打斷了她綿延不絕的思緒。「啊！」禪亞塔說道。「吃午飯的時間到了。正好，妳吃完飯之後，就在這邊安頓下來吧。」他把頭歪向一邊，仔細解讀著她的表情。「真是遺憾，我邀請妳留下來的好意，似乎給妳帶來了困擾。我們能從規律的日常生活中獲得慰藉並找到意義。」

「我也是這樣的。」莎提雅說道，並盡可能保持禮貌地補充道：「我也喜歡有規律的日常生活。」

「妳願意踏出自己的舒適圈，並真心接受這個提案，我很感激。或許妳能夠認同我們的規律生活也說不定？過程並不會太困難，這些例行事務可以佔據妳的注意力，並讓妳的心靈感到充滿。但首先……我們要先填飽肚子。」

莎提雅剛一進入用餐區便停住了腳步。酸豆、薑黃、孜然芹和小荳蔻以及其他種種香料的氣味，再搭配瀰漫在寺廟內部的梵香，結合成一股擁有魔力的香氣，勾引出她內心深處的回憶。餐點雖然樸素但卻美味，是由米飯、豆類、蔬菜、起司和牛奶所組成的素食。雖然智械無法進食，但眼前的這些食物是無可否認的美饌佳餚。

「你們明明沒有味覺，是如何料理出如此美味的餐點的？」她詢問禪亞塔。

「我們從傳統中學習，祭司在料理的時候是禁止品嚐食物的。祭司會透過冥想的方式，思考要製作什麼樣的料理以及籌備佳餚的最佳方式。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便繼承了這份傳統。智械祭司會研究當地食材，瞭解人類對於各種食材的看法。我們也會向人類討教，學習這些食材的用途。」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感到很意外，我原本還以為這些食物會很難吃。」

「我們的第一批客人也是這麼想的。」禪亞塔說道並笑出聲。她喜歡對方的笑聲；他能夠隨心所欲，因為自己或其他荒謬的事物而發出直率爽朗的笑聲。

「多跟我說說你的信仰吧。」

他把頭低下來。「誠如我剛才所說的，奧蘿拉想要探索這個世界，並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意義與價值。她想要知道自己是誰。」

「許多信仰的核心，都是為了尋求啟發。」莎提雅說道。

「這個探尋之旅存在於我們大家的內心深處。當奧蘿拉犧牲自己的生命時，她的存在超脫了俗世的枷鎖，我們想要透過冥想的方式追隨她的腳步。」

「她後來怎麼了？」

禪亞塔猶豫了片刻。「在奧蘿拉殞命的當下，只有少數幾個在場的人們目睹了一切經過；可想而知，事實的真相隨著時間的推移，蒙上了越來越厚重的神秘面紗。據說在出現一道耀眼奪目的金色光芒之後，她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悟道了。我們極力想要達到她的那種境界和修為，我們將其稱之為「虹光」。在虹光之中，我們平等共存。」

「我還無法理解其中的奧妙。但是我想要知道更多。」

「妳有朝一日會明白的。等妳吃飽，我會再進一步開導妳。」

莎提雅用餐完畢後，禪亞塔帶著她來到寺廟的另一個區域。這個地方點著許多蠟燭，閃爍的燭光映照出牆壁上的浮雕，浮雕的內容刻劃著奧蘿拉超凡入聖的那個關鍵時刻。

莎提雅定睛看著眼前的景象。浮雕當中的人物形象總共有八條手臂，有別於剛才的那尊石雕。其中兩隻手合十放在胸口的心臟前方，這種手勢在許多文化當中都代表著對於他人和宇宙的友善與尊重。其他幾隻手則是朝著小型珠子向外伸展開

來。人物後方還有一個面積更大的圓形。好奇心旺盛的莎提雅用手指頭觸碰著冰冷且粗糙的石頭表面。

智械僧侶也把身子向前靠，並輕柔地觸碰著浮雕中的奧蘿拉。「以一人之力，延伸出無數的意識。」他指著那些手臂說道。「我們都遠遠不只是單一旦簡單的事物。但另一方面，無數的生命……」他把手指頭移回打坐著的奧蘿拉浮雕上。「也可以化為一體。」

「在虹光之中，我們平等共存。」莎提雅以柔和的語調說道。

「沒錯。」



莎提雅離開之後，被帶到外圍的其中一棟小型建築，這邊空間開放，附近則有一座滿是蓮花的水池。侍者把一個樸素的睡墊和折疊式的寺廟長袍遞給她。她打量著周圍的環境好長一段時間。變化所帶來的不適感相當強烈，她企圖去控制自己的感受和情緒。她應該要尊重寺廟的傳統才對，但她並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打扮。而且她最一開始也告訴禪亞塔，自己並不是以朝聖者的身分前來。

不過，她很欣賞金色和鐵銹色參半的長袍設計，衣料的材質摸起來也很舒服。莎提雅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隔天一早，她走進寺廟，準備要在這裡待上一整天，禪亞塔則熱情地歡迎她的到來。「我很高興妳選擇穿戴長袍。」他說道。

「我其實並不想。」莎提雅告訴他。「但我需要向你們展現誠意，我是真的想要幫忙。」

「啊。」禪亞塔說道。「這一點我從來都沒有質疑過。」

這天接下來的發展，起初讓莎提雅覺得有些頭痛。起床之後，她和其他朝聖者幫忙祭司整理主聖壇，把地板上的小石子撿起來，然後打掃周圍的環境。有人告訴莎提雅，幾天之後就會有工人小組抵達現場，幫忙清除掉比較沉重的大石塊。

大家用清水沖洗還遺留在現場的岩石，花朵則是四散各處。朝聖者用完早餐之後，紛紛坐在了自己的枕頭上。莎提雅第一次跟著大家一起行動時，本來還以為祭司會請她冥想。她以前也曾經試著冥想，但她發現這對自己來說很困難。她看見侍者把跟掌心一樣大的金屬珠子交到每個朝聖者的手上，並為此感到吃驚。

「我們都遠遠不
只是單一旦簡
單的事物。」

「這些是用來冥想的珠子。」禪亞塔這樣告訴她。

「跟浮雕裡面刻劃的珠子一樣。」

他點點頭。「我想妳適合……感官之珠。」

「這樣我才能感應到你們需要什麼。」

「嗯。」他說道，並沒有同意也沒有否定。「把珠子從一隻手轉移到另一隻手。用心感受珠子的重量和質感。感受珠子移動的方式。」

很快便到了午飯時間，大家繼續處理著雜事，接著再繼續使用珠子冥想，最後就寢。

在前幾天的某個時間點，莎提雅發現自己的身體已經逐漸適應了石頭地板上的單薄睡墊。長袍也開始變得舒適合身，給人一種熟悉的安全感；她喜歡肌膚觸碰到滑順材質的感覺。每當她感到心情煩悶、想要變換姿勢，或是雙手不安分的時候，她就會讓掌心上的珠子前後滾動。她發現自己的食量變得很大，之前從來沒有這樣子過，於是她向禪亞塔請教。

「妳主動察覺到了。」他說道。「妳付出很大的心思，專心投入在儀式、珠子冥想和寺廟的雜事之中。」他笑了笑。「妳的心思，投入在我們的對話中。」

第四天的時候，她陪同祭司一起來到村莊的中心地帶，並準備食物款待那些餓肚子的人們。莎提雅一邊把扁豆盛裝到香米上面，一邊觀察著禪亞塔以及其他智械跟村民之間的互動方式。大家看到祭司出現，似乎都相當開心。大家的談話很熱烈，討論著有關寺廟、有關虹光以及有關他們朋友的近況，顯然這裡的人們都把祭司當成自己的好友對待。剛開始的時候，也有一些民眾對莎提雅投以不滿和憤怒的神情，並故意以很大的音量咕噥抱怨。

禪亞塔在聽到村民的謾罵聲之後，走到莎提雅身旁。他什麼也沒說，只是用湯匙舀起食物，在她旁邊繼續服務人群。民眾看到此情此景，原本激動的情緒緩和了不少。莎提雅並沒有因為眾人的行為而感到憤怒，但她很感謝禪亞塔默默挺身而出。

當天稍晚，在晚間的珠子冥想活動結束之後，人群漸漸散去，但禪亞塔請莎提雅留步。她坐在枕頭上不安地挪動身子。每次她看見那個傾頹的雕像，都希望自己能夠做點什麼。

「妳還習慣今天的工作嗎？」禪亞塔問道。

「習慣。」她說道。「但是看到這麼多的人民挨餓，讓我感到很苦惱。」她再次回想起自己童稚時期的回憶。

禪亞塔憂鬱地點點頭，並嘆了口氣。「他們吃完東西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吃飯的過程中，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大家彼此交談、彼此分享，還有……開懷大笑。」她知道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會帶來恐懼、帶來憎恨、帶來憤怒。但即便如此，他們還是笑開懷。

「那些食物乘載著滿滿的愛心，並且免費提供。民眾不需要給我們金錢，甚至也不需要認同我們的信仰。這些事情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彼此心靈相通。」他比手勢指向那尊雕像。「自從奧蘿拉好幾年前在這裡停下腳步之後，我們就不斷在做著這種事情。」

「大家……都獲得了充分的營養。」莎提雅說道。她移動手指頭，把感官之珠從一隻手挪到另一隻手，努力想要追趕上自己飛快的思緒。「不光是食物的營養。」

「莎提雅，有許多方式可以餵養飢餓的靈魂。」

「但食物最為重要。」她秉持著務實的精神說道。

「確實如此。」他同意道。「如果能照料好肉體，靈魂就會更加自由、心胸就會更加敞開，也會更能夠適應變化並不斷學習。」

她手心裡珠子感覺起來很光滑，她低下頭去看。「對硬化光粒的建築師來說……我們會把感官所接收到的訊息化為現實。大多數建築師都會利用精準無比且絲毫不差的舞步。我喜歡這種人格特質。但與此同時……我也發現自己沒什麼耐心靜坐。」珠子從其中一隻手滾動到另一隻手。「但在我建造時……我會利用卡薩克的舞步。我小時候每次覺得心情煩躁的時候，都能從舞蹈中獲得平靜。我發現，使用珠子冥想……」她指向那顆珠子。「……也能讓我獲得平靜。」

莎提雅刻意避開對方的目光，她很少跟別人討論建築這門學問對她的重大意義。「我是說……」她更正自己剛才所說的話。「……我會利用我記憶中的那些舞步。我的舞步還遠遠稱不上完美。」

「但即便如此，妳的舞步還是交織出了光明。」禪亞塔說道。「莎提雅，妳能夠改變現實，並打造出擁有意義與價值的藝術。完美的藝術了無生氣。真正的藝術

就跟現實世界的萬物一樣……充滿瑕疵，卻也因為這些瑕疵而大放異彩。我們也是如此。」

他繼續說道，金屬聲音讓人心暖：「日本有一種審美哲學，稱作『侘寂』。這種哲學主張我們應該去接納並欣賞不完美的事物。大自然並不是完美的。藝術自然也就不應該是完美的。這樣的哲學理念甚至還透過一種藝術形式體現了出來，那就是『金繼』。這個字詞隱含著『修補』的意思。當瓷器破損的時候，人們會用金子加以修補，把每個碎片拼湊回去。」禪亞塔把目光轉向她。

「『金繼』這種藝術形式促使我們去改變自己的想法。不需要去隱藏或掩蓋破損的東西，我們可以大聲喝采。妳對工作的熱情使建築昇華，讓建築不再只是單純的結構體。如果沒有瑕疵，那麼溫暖的家也只不過是冰冷的建築。正是瑕疵和歡笑，營造出了家的感覺。雖然妳的舞步並不完美，但是想像力和創造力這些特質，跟一個人的信仰並非格格不入。他們能夠展現出信仰。其實啊，有個故事就這麼記載，宇宙本身……是藉由舞步化作現實的。」

莎提雅的閱歷和見聞原本還不足以真正理解信仰和宗教的含意，直到她被選為維旭卡企業的一員，並接受硬化光粒建築師的訓練。這……噢，她真希望自己可以早一點聽見這番話。

「莎提雅，這場緣分是多麼地美麗啊。」禪亞塔以柔和卻又認真的語調說道。「妳選擇待在這裡，幫忙治療這個神聖之所，真是太好了。妳跟神聖之間，已經建立了羈絆。」

莎提雅從來沒有遇見過如此的知音。這種感覺飄忽不定，卻又強烈無比。她想要叫喊、大笑、跳舞、哭泣、唱歌，但卻沒有付諸行動。她只是眨眨眼，強忍住眼眶裡的淚水，並點頭向禪亞塔表示感謝之意，接著便把目光放在了破損雕像的殘骸上，感官之珠在她的雙手之間來回游移著。她終於明白了禪亞塔為什麼要替她挑選這顆珠子。「感官」其實也就是「理解」的意思……透過感官去理解。這顆珠子的光滑觸感。梵香的味道。精心準備的美味佳餚。柔和的聲音，以及美麗的事物與景象。

「我想……」她低聲說道。「……我知道該怎麼做了。但我擔心沒有足夠的時間。我們必須立刻開始行動。」

「我們？」

「沒錯。攜手合作。」她說道，並猛然察覺……自己居然正在微笑。



莎提雅留在寺廟的日子，幾乎每分每秒都投入在這件事情上；她已經做好準備迎接桑傑所謂的「揭幕」，雖然這只是個比喻。當莎提雅開始替這場重要場合盛裝打扮時，她反射性地跑去拿她起初剛來到這裡時所穿著的那套紫白色公司制服。但她緊接著便停下來，決定改換她在寺廟的這段時間所穿的金色和鐵銹色相間的長袍。

禪亞塔在外面等候她，並陪同她一起走到庭院。她更衣完畢出來的時候，對方似乎感到相當吃驚。

「妳怎麼會穿這樣……妳又不是朝聖者。」他說道，意指對方身上的寺廟長袍。

「朝聖者泛指踏上旅途尋找神聖之所的人們。」她引用對方先前說過的話。

「我一開始確實沒有打算成為朝聖者。但結果……卻變成了這樣。這身服裝……」她朝自己的長袍比手勢。「……象徵著認識了奧蘿拉的女性。我希望能以這樣的姿態，向世人呈現自己的作品。也許我在未來也會更常打扮成這副模樣也說不定。你教會了我很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即便是不起眼的平凡事物，也大多數都是神聖的。學習永遠沒有盡頭，如果有一個好導師的話更是如此。」

莎提雅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朝一日居然能夠辨認智械微妙的表情變化和情緒起伏。但是她確實感受到了，禪亞塔被深深地感動，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動。

她和禪亞塔一起站在庭院，遙想一個禮拜之前，村長拉內什·格雷瓦爾還在這裡訓斥了莎提雅一頓。村長這次人也在場，除此之外，還有寺廟祭司、朝聖者、村民和其他許多人陪同。他看起來還是一副不願意信任她的樣子。

「這麼看來。」一道和藹親切的聲音說道。「靈修中心沒有下文了。莎提雅轉過身去，她萬萬沒想到桑傑居然會親臨現場。

「你會明白的。」她說道。

他眯起眼睛看著她，但卻也點了點頭。「好啦。公關部門的塔米爾正在待命，以免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應該不需要他的幫忙。」

「總是會有人搞出事情來，向來如此，這點妳心知肚明。」

他說得沒錯，但是莎提雅一點都不擔心。「我已經做過功課了，我對自己的設計成果很有信心。」她轉過身去面向群眾。「請跟我來。」她只是如此說道。

她帶領眾人穿越走廊，大家看見牆壁和天花板原本的裂痕和破洞被金色條紋填滿的時候，紛紛彼此交頭接耳了起來。破洞、裂痕和縫隙，這個原本滿目瘡痍的地方，現在全部修補整齊、完好如初，還隱隱散發出溫暖宜人的光芒。修補的痕跡並沒有被隱藏起來，而是大方地展現在眾人的眼前。

這就是金繼的真諦、修補的真諦。

既有新生命的活力，也帶有古老的力量。

就好像靜脈裡的血液、好像電流、好像彼此緊緊交纏在一起的肌腱。

眾人沉默不語，就這樣一路走到了聖壇的入口。莎提雅在臺階處停下腳步並深吸一口氣。

「維旭卡企業不慎對這座寺廟造成了損害，我們願意承擔責任。」她說道。「泰哈薩·禪亞塔邀請我留在這座寺廟，並學習智械族的歷史與信仰。學習有關奧蘿拉的事情。誠如各位所見，我細心照料並修補了這座寺廟。接下來，我要向各位展示的是，智械、蘇拉瓦薩的人民、奧蘿拉以及這座寺廟所帶給我的感受。」

*還有我對蒙達塔的看法、對藝術的看法，
以及我對……自己的看法。*

在虹光之中，我們平等共存。過去這幾天以來，從某個角度來看，她跟大家確實平等共存。奧蘿拉的雕像並不是全靠她一人之力修補完成的。莎提雅跟那些前來處理大石塊的工人聊過，並邀請對方更改原定計畫，從移除石塊變成重新組裝這些石塊。這些工人以及祭司和朝聖者都有出力幫忙，而她則是負責使用硬化光粒技術修補破損的結構。

因此，雕像並沒有被替換掉。取而代之的是，雕像的形態改變了。

太陽照射在雕像身上，映出金色的耀眼光芒。因為維旭卡企業的疏忽而傾倒的巨大碎塊如今跟溪流與金色光芒融為一體。雕像低著頭，微微散發出黃金色澤的項鍊圍繞在脖頸的接縫上。硬化光粒也修補了雕像衣物上原本破損的皺褶，並再次接回手指頭的關節，重現雙手合十的虔誠形象。

莎提雅受到虹光那種團結一心的概念所感動。但是奧蘿拉超凡入聖的故事，才是真正觸動她內心的關鍵。不過，莎提雅的使命還沒有完成。她舉起雙手，穩住情緒，並開始交織。

她把手伸向空無一物的地方，用指尖感受、抓取、拉引。

把珠子沿著前後的方向不斷反覆移轉。

讓感官不斷反覆移轉。

莎提雅讓一縷單薄的金色光芒在手指頭之間延展開來，把耀眼的絲線匯聚成一顆球；她在內心裡想像著奧蘿拉所見識過的驚奇、所感受過的困惑與不適，以及第一個有意識的智械之所以願意把獨一無二的寶貴人生奉獻給其他同胞的那份大愛。如今，莎提雅也把自己的藝術、熱情和創造之舞奉獻給了他人。

她的肢體飛快地移動著。八顆小珠子憑空出現，每一隻暗金色澤的精巧手臂上各有一顆珠子，雕像頭頂上方的兩側也各懸浮著兩顆珠子。其中兩隻手臂向下移動。好讓其他手臂能夠抬升。位於中間的手臂向外伸展開來。以祝福並迎接探求者。最後兩隻手彼此貼合置於頭頂上方，與放在胸口前方的雙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象徵著團結一心。

還有最後一件事。

她最後一次將光能編織成絲線，這些絲線單薄到幾乎透明、幾乎就要滑落到雕像的沉重基座下方；她引導著這些絲線慢慢把雕像給圍繞住。看似火焰的圓環彼此層層交疊，形成大型的耀眼圓球，環繞住整個雕像。莎提雅舉起雙手。硬化光粒的半透明金色圓球使沉重的雕像從蓮花基座上緩緩升起，聖壇裡的眾人看見此情此景紛紛發出驚呼聲。

莎提雅大嘆一口氣，並放下雙手。

全場陷入一片死寂……緊接著，眾人開始交談接耳。大家緩慢向前移動，靠近被硬化光粒圓球包覆、飄浮在空中的雕像，一張張開心的表情沐浴在雕像所散發出來的光澤中。

「法斯瓦尼女士？」她轉身面向聲音傳來的方向，格雷瓦爾村長面帶笑容地站在她身旁。「請原諒我。是我錯看了妳。這種彌補方式再完美不過了。」

「我也這麼覺得。」莎提雅說道。「這正是重點之所在。」

格雷瓦爾一臉疑惑地看著對方，但她只是禮貌性地點頭致意，接著便穿過聚集在此處的人群離去。這一切給她的感覺已經開始有點過於親密了。

禪亞塔在外頭等待著她出來。他把一個小盒子交給對方。「這個是給妳的紀念品，希望妳不會忘記我們。」一股氣味飄盪而來——是梵香。

「謝謝你。」她說道。「這是一份非常棒的紀念品。」



「這座寺廟的大門永遠為妳敞開。」他說道。看著桑傑從遠處走來，他把握最後的機會補充道：「每個黎明都會帶來新的希望，讓我們選擇自己的道路。希望維旭卡企業能夠明白這一點。」他鞠躬致意，接著便轉過身往庭院的方向走去。

桑傑目送他離開。「妳的決定……」桑傑說道，並轉回來面向莎提雅。「……令我感到意外。」

「你很失望嗎？」

他搖搖頭，雖然對方眉頭深鎖，但卻沒有生氣的跡象。看起來反倒像是……內心充滿困惑？「我並沒有感到失望。我請妳盡量滿足這裡的村民……而妳也確實辦到了。莎提雅，這幅景象美極了。妳的做法恰到好處。但是我很好奇，妳為什麼會選擇黃色的光芒，而不是藍色的？」

「因為我感覺就是應該要用黃色才貼切。」她說道。「此外……藍色雖然很漂亮，但卻也冰冷。人們之所以建立這座寺廟，是為了要緬懷自我犧牲這種無私奉獻的大愛精神。大愛……是很溫暖的。」

在場民眾每個都面帶笑容並看著她的所在方向；桑傑注意到了這一點。

「看來妳在這裡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妳會想念這個地方嗎？」

「我會想念能夠跟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的時光。」莎提雅承認道。「但是我發現，其實並不需要理解彼此的思考模式，也能夠給予對方尊重。」她心想，我



們甚至還能成為朋友。「內心裡知道這座寺廟安然無恙地佇立在此處，我就心滿意足了。」

在探索生命的過程中，命運自然會為他們鋪墊出前進的道路。

她轉過身去面向桑傑。「人們的互動方式本應如此。秉持著尊重的態度，把對方視為自己的好朋友。試著去理解……也試著被人理解。維旭卡企業還能為這個地方盡很多心力……但維旭卡企業必須要能夠明白正確的處事之道。」

桑傑看起來一臉困惑，並轉過身去看著那尊閃亮耀眼的雕像；這尊雕像還是跟原本一樣，但卻又大不相同。

「我覺得嘛……」桑傑·科帕以一種柔和而又吃驚的口吻說道。「……妳說不定是對的。」







BLIZZARD[®]
ENTERTAINMENT